

昭山夜话

远眺仰天湖

◆罗併乡 张昌年

远远地,远远地,我站在高高的昭山上,一次又一次地眺望南边的仰天湖。

我望落了一个个殷红的太阳,数落了一颗颗星星,却望不穿芳草萋萋,碧波荡漾的仰天湖。

朋友对我说,昭山离仰天湖不远,你去走一走,不就如愿了吗?但我却笑而不答,因为我知道即使天天在仰天湖边走上百回,也无法触及湖泊真实的面貌,湖面上款款飞翔的白鹭,跳跃的鲤鱼,还有那岸旁摇曳的绿萝,苇草丛中垂钓的人,就是一幅幅最美的图画,如果没有一双巧手,谁又能画出湖泊的灵魂?

今天我又一次来到昭山,一群外地来的朋友被我甩到身后。

当我第一个到达山顶的昭阳寺时,寺外的银杏树和朴树如同巨大的绿扇,轻轻地拂去了脸上的汗水;茵绿的林间,阵阵微风,送来了馥郁的幽香。听着啁啾的鸟鸣,朋友们高兴地叫道,好一个风景如画的天然氧吧!他们兴致勃勃去庙中朝拜时,我却独自凭栏,静静地望着远方的仰天湖。

远古的时候,株易路口有一口与湘江相连的大水塘。一条刚从山洞游出的小青龙溯江自北而下,也许是迷恋于深幽的水塘,也许是爱上了塘边善良的人们和翠柳,它情不自禁地由江中游向了水塘。当它正忘情玩乐时,江上的母亲却催促着它继续向东海前行,它不情愿地扭动了几下身躯,水塘顿时变成了巨大的仰天湖,临别时它依依不舍,久久地回首望着仰天湖。易家湾一带的河道弯弯曲曲,从此,弯曲的河道像母亲的手臂牢牢地环抱着仰天湖,任这块水面涨潮落潮,花香四溢。

千百年过去了,传说不老,故事长新。

我知道,我就是走得进仰天湖畔,却怕再也找不回儿时的记忆。

湘潭城旁的百人湖曾经像仰天湖一样自然而又美丽,它静静地伴古城墙而卧,随湘江而低吟浅唱。影影绰绰的月夜,百人湖上鱼吞吸水的嗡嗡声像催眠曲,编织了无数人香甜的梦。我曾拿着一根小小的竹竿在湖边钓鱼,炊烟缭绕的黄昏,外婆会在湖边不停地寻找我,一声声拉长的亲切呼唤至今仍回响在耳边。然而,承载着活蹦乱跳遐想的百人湖被填埋了,临湖飞檐翘角的马头墙,红红的石榴树早已不见踪影,一栋栋商品房拔地而起,一座座商场无休无止地扩张,将人们关于百人湖的最后记忆驱除得干干净净,只有仰天湖完整地保留着梦幻般百人湖的印迹,使我能无数次重温到温馨的童年。

朋友们走出寺庙,指着对岸的九华示范区说,你看那里的发展真快!我知道,吉利等大型企业支撑着九华钢铁的骨架,流水线上的欢鸣声正奏响一支支时代的乐曲,纵横交错的大道就像一行行壮观的诗句,连接着天南海北的客人,路旁的每一栋高楼是诗中的一个省略号,正向前延伸,给人们留下无穷无尽的联想;九华新城的创造之歌穿透时空,感染着世人。

我笑着对朋友说,如果说九华是一个伟岸的男子汉,他以工业发展创造了令人称道的奇迹,那么我可以这样说,仰天湖则是一位含羞的少女,此时此刻她正半醒半睡在湘江弯曲的怀抱里,人们虽然暂时看不清她的真实面目,但在昭山人的努力下,她正悄悄地撩开神秘的面纱,向世人展现朦胧之美。目前,投资200亿元的中建仰天湖绿色养生示范城正在湖畔兴建,这个长株潭城市群中最大的城市综合体项目将以绿色生态为理念,一座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生态、科技和文化之城将会在这里矗立。

朋友们兴奋地叫了起来,那是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我回答说是的,那时河东的昭山和河西的九华不再因河而长久相思,横跨河面的湘江大桥会牵着红线,将英俊的少男与清秀的少女远远地联姻,沿江风光带宛如那条依恋仰天湖的小青龙,弯曲地横亘在大地上,一边连着湘江,一边依偎着仰天湖,向人们展开最美丽的画屏。

当春风又一次吹过,你们再次来到昭山的时候,我会带你们到阳光映照下的仰天湖,让湘江与湖水把你们映衬得生机勃勃,豪情万丈。那时,我们不必再去苦苦寻找百人湖消失的梦想,“让景于人”的绿色环保理念就体现在身边的一草一木。我们漫步在绿茵覆盖的仰天湖公园,享受湖光山色的同时,古香古色的风情文化街与现代化的展示馆会交相辉映,黑瓦白底的马头墙,任人们一次次抚摸着历史;波光粼粼的湖边,正回荡清纯的笑声;踏上科技和文化结晶的“国际论坛”,闯入眼帘的是五光十色的希望;在变换的音乐中捕捉时代的旋律,我们会恍然大悟,两型社会的主题就是仰天湖的灵魂!

眺望仰天湖,就是眺望一个正在我身边悄悄升腾的梦想。

生活写真

欢笑在母亲身边

◆聂鑫森

湖南俗语云:“家有老,胜珍宝。”

有老人在,后人可以时常聆听他们的教诲,可以感受他们无微不至的关爱,也可以好好地尽孝感恩。我读朱自清的《背影》,总觉得作者还有更深的含意:老一辈的存在,便是用他们的身躯切断后人直接面对死亡的目光,看到的只是他们慈爱而温馨的身影,功莫大焉。

母亲已经八十八岁了,耳聪目明,行走安稳,与供职于湘潭的满弟鑫海夫妇同住。我是长子,今年六十有六,三个弟弟都是六十上下的人了。父亲已驾鹤西去多年,幸喜老母健在,做儿子的幸福感便时时激荡于心,让我们不敢称“老”。我居株洲,大弟鑫铭住长沙,离湘潭都不远,隔几天便可回来探母。另一个弟弟鑫汉也在湘潭,可以朝夕待问,母亲生活得很快活。

一个多月前,母亲不小心,扭伤了脚,突然不能走动了。于是,我和大弟分别从株洲和长沙赶来,加上湘潭的弟弟、弟媳、侄儿,呼啦啦一大群人齐聚母亲身边。

母亲不肯住院,那就请医生上门出诊:开单方服药,调制敷伤痛处的膏药,配制泡脚的中草药汤剂。满弟夫妇还为她买来了既可泡脚又可按摩脚底的精巧浴盆,一日两次,按时料理。买菜、做饭、熬药、敷药、洗脚、安慰老人、调出老人爱看的电视节目……从早到晚,井井有条而又热热闹闹地进行。母亲说:“就像你们小时候一样,都在我身边呵,我好高兴。我这点小病,不要告诉你们的同事和朋友,免得打扰人家。”

老人就像孩子,服用什么药,泡脚要泡多久,该多吃哪一类食物,都得细细地讲解,而且要有根有据、通俗易懂,让她乐意照办。我们说:“您是在培养我们的演讲能力。”她听了哈哈大笑:“当然。当然。”

鑫汉供职于湘潭市文联,文学创作之外也在习画,尤喜画鳊鱼。他建议把画案摆起来,他作画我题款,或者我作画他调色墨,因为我们从没有当

着母亲的面干过这种事,让老人家开心。我自然首肯。

在这一刻,我们真的变得年轻了,就像小时候玩个什么游戏,只想讨长辈的欢心。

鑫汉画鳊鱼,练了不少日子,已经有心得体会了,笔墨也简洁,造型也鲜活。兴之所至,或一条或几条鳊鱼,再配以桃花、荷花、睡莲、柳条之类背景。他每画好一幅,就拿给母亲看,说:“您看如何?您认可了,大哥才肯题字。”

母亲看了又看,说:“有活气,要得。”大弟马上说:“您的眼光不错,可以评画了,了不得。”

我们大笑起来。母亲当然不懂画,但这种话她爱听,立刻对我说:“你可以题字了,千万莫写错字。”

我说:“遵命。”

款识在边看画时,我就边想好了,于是握笔濡墨一张张地写。写好一张,就向母亲解说,为什么要题这样的句子。有桃花背景的,题“桃花流水鳊鱼肥”,是抄古人的诗句;有荷叶荷花背景的,题

“家在荷花莲叶间”。只纯粹画了几条鳊鱼的,题曰:“和为贵和为力和为智,鑫汉此幅饶有生机。聂鑫森题于湘潭。”

题完了字,母亲说:“你画几笔让我看看。”我说:“端午节快到了,我先画屈子行吟图,屈子就是屈原,爱国悯民,又是个诗人。”

母亲说:“那是个好人,应该画。”我画的是大写意人物画,面部略细致,一头乱发飘飘,身姿、衣饰则以几大笔挥洒而成。口占一首小诗以题:“屈赋千年后,谁能继馨馨。氤氲天地外,忧国悯民心。”接着我又画了《老僧面石图》、《逸士图》、《搔痒图》。

母亲说:“这并不难呵。”几个弟弟说:“您快快好起来,也去试试?”母亲说:“好。”

大家一齐鼓掌,满屋子飞扬着笑声。

母亲的脚伤好得很快,现在可以拄着拐杖在屋子里缓缓走动了。她希望再过些日子可以丢掉拐杖,行走自如。“你们信不信?”

我们说:“信!信!信!”



访幽 郑一意摄



他山之景

开门读山

◆谢枚琼

开门见山。一左一右,两座大山。自左右两边起势逶迤而去,延伸而成两道巍峨的屏障。中间凹为山口,一条曲折的山路蜿蜒其间,如一座窄窄的桥架设在此岸彼岸。弯弯的山路是山里山外的纽带,飘荡着渴望,承载着梦想,记录着山里人脚窝里的血泪艰辛。

一汪山泉是大山的眼。在大山的深处,在山凹里,清冽冽地注视着山里的世界。把山的黛影、鸟的飞翔和野花的绽放凋谢,以及小草的枯萎、虫子的呢喃、石头无语的沉默,一一摄入眼底;山泉是大山的魂魄,汨汨流淌着生命的血脉,永不枯竭,山因此而灵动,而巍然屹立,而生机盎然。掬一捧泉水,清幽可人,甜甜的滋味在心底悠长。在大山的怀抱里面,沿着淙淙溪流,我看见清澈的泉底,小小的鱼儿在自由嬉游,还有大不过拇指的石蟹在自在地横行,石蛙咕咕地叫唤着,自溪边的石头上一个猛子扎入溪中……这些可爱的小生灵,随着大山的脉动而舞动,它们其实是多么高贵的生命。

少见参天的树木,更多的不过是等身高矮的灌木荆棘,但这并不妨碍鸟儿们筑巢、栖息和哺育儿女。当一只长雉野鸡扑楞楞地就在你脚边的草丛里惊飞,当两只斑鸠旁若无人地在你几乎伸手可及的树杈上啾啾对话,当三只

黄肚皮野雀在你必经的石径上轻巧地跳舞,你大可不必诧异,那些大山的子民兴许就把你当成了它们的客人,以其特别的方式对你的不邀而至表示欢迎呢。

大山深处有人家。村人依山而居,他们的青瓦屋顶甚至被茂密的林荫完全地掩藏住了,早晨或傍晚,便有缕缕炊烟从山林里袅袅地腾起来,如一层薄薄的透明的雾岚,在山坡上飘飘浮浮,若有若无的缥缈,渲染出一种虚无的神幻般的意境。炊烟,可是一声温馨而悠长的呼唤呢,要不了卷一筒旱烟的功夫,赶山的大黄狗就会摇头晃尾地出现在家门口,荷着农具的山民陆陆续续踏上晚归的山径,西边天上最后一丝余晖把他们的身影拉得老长、老长。

山脚边的低洼处,往往有山民耕作播种的土地,他们像侍候老祖宗一样精心地,不厌其烦地把贫瘠的土地一遍又一遍地耕耘得熟透了,种上作物和日子,收获粮食和期望。却偏偏有野兔、獾猪来捣乱,说不准某一个晚上的功夫给你翻了个底朝天,这便是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与矛盾。

大山的宁静终因山口那条石径的拓展、平整而打碎了。大山的子孙开始怯怯地朝山外的世界迈出了一步,又一步。世代传承的太多的习以为常经

到越来越多的冲刷、撞击。年轻的一代山民义无反顾地朝山外走去,一任那脉淙淙的山溪送了一程又一程,深情地目送着,看他们毅然远去的背影,一点一点地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上。

开门读山,我面对的分明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年少我曾经那么渴望知道山那边是什么,以至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攀上最高的顶峰,我却失望了。山那边依然是重重大山,依稀看到的不过是那条蛇行的小路在山与山之间盘旋着,它最终通往了远处的何方,我却踮起脚尖也眺望不到。那时,我觉得沉重的大山仿佛就凝聚在我幼小的心里,让我倍觉沉重。现在,我又是那么渴望阅读大山,渴望如翻开一册装帧精致的书本一样把大山通读。

然而大山这部书毕竟不是由静止生硬的铅字而组合编排,其深厚、广博绝非任何文字所能简单表述。阅读大山,使我愈来愈感到自己的渺小,而每一道峰回路转,大山总在向我展示一幅幅不同视角的新奇,又让我为自己视野的窄狭暗自惭愧。在大山的面前,我也许永远像一个个幼稚的孩子,永远睁着一双天真的眼睛。一草一木的呼吸,一溪九曲的恣意,一径幽邃的深邃。在阅读大山中,我的心空变得纯净如许,澄澈如水。

龙舟的鼓声
敲响汨罗江边的歌声
端午的思念 约上一个身影
一个诗人再次从水面浮出
千年磨不平你的棱角 仗剑髯飘
一曲离骚?一如既往
五月的日子
包扎思念
端午就是一张张翠绿的苇叶
重读《楚辞》
怀念一个千年不老的诗人
为一种时代精神再生
端午的思念
是对一个诗人的缅怀
一缕淡淡的粽香
一首浓浓的诗歌
粽托着我的思念
抛向江水
端午的思念
化为一股力量
敲击着民族的气节
逐水而居的艾草和蒲葵
捧起一颗颗爱国之心
在江中荡漾
端午是一枚心灵的粽子
汨罗江水翻滚背诵着爱国的诗句
屈子之歌为民族气节
注入了一种力量
屈原的傲骨
被江水击打 铮铮地响

◆周广玲